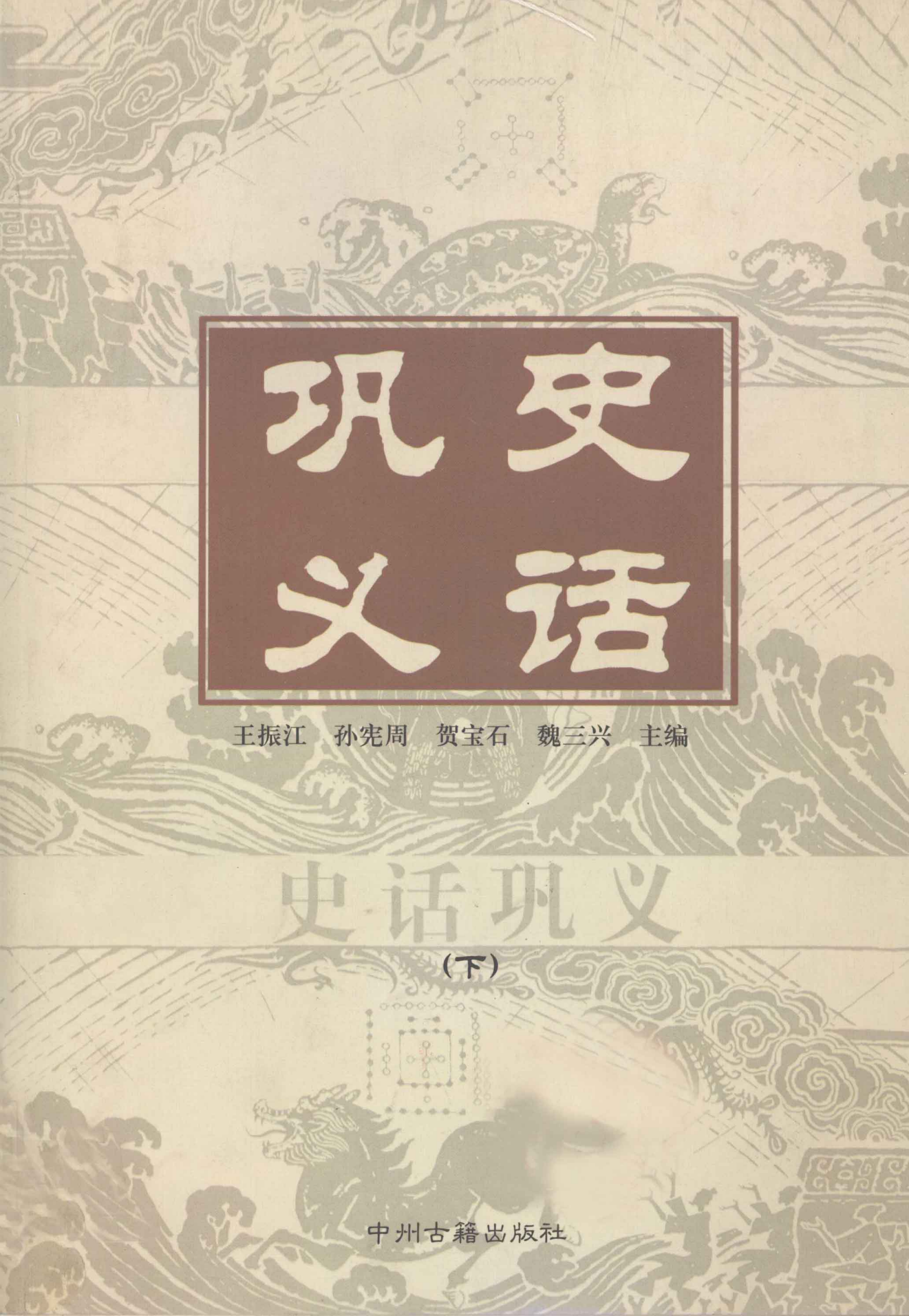




史话 巩义

王振江 孙宪周 贺宝石 魏三兴 主编

史话巩义

(下)

中州古籍出版社

史话 巩义 (下)

王振江 孙宪周
贺宝石 魏三兴
主编

江苏工业学院图书馆
藏书章



中州古籍出版社

纷乱民国

辛亥革命四烈士

1911年10月，孙中山领导的武昌起义爆发，以此为标志的辛亥革命如星火燎原，风起云涌。湖北、江西、江苏、浙江、福建、广东、四川、陕西、山西等省宣告独立，脱离清廷，响应起义。可是，已爬上了清内阁总理宝座的袁世凯却对家乡河南控制甚严，电令解散咨议局，河南巡抚宝芬把驻防豫省陆军第二十九协协统的应龙翔软禁，令张锡元接任，严防河南独立。致使河南同盟会负责人刘纯仁的独立计划无法实行。

曾参加武昌起义的河南同盟会会员张仲端认为，河南地处中原，如能光复，必对全国产生重大影响。所以张仲端在武昌起义后，要求回豫秘密组织起义。他从湖北回来时，还持有黎元洪致应龙翔的密信。此时应龙翔已被软禁，无法联络。张仲端只好到该协司令部警察教练所，找到第一大队队长徐仁甫，两人商议决定，除在军队内部继续活动外，抓紧联络已分赴各地的会党同志，建立革命武装。

当时河南的形势是，上次酝酿独立时，分赴各地的同志已做了不少的工作。省城开封自不必说，另如兰封、考城、朱仙镇已联络民众几千人，刚好原河南

巡抚宝芬获准看病卸职，新任巡抚齐耀林刚到，这就为开封革命党人组织起义提供了条件。

此时，开封的革命活动正紧密进行。张仲端等人积极筹备，先后在开封北土街合堂及优级师范学堂建立革命领导机关。经过反复协商，众推张仲端为河南起义军总司令，刘凤楼为革命军督队长，王天杰为革命军敢死队总队长，徐振泉为敢死队先锋官，王梦兰为民军总指挥，李红绪、单鹏彦为敢死队队长，张德成为暗杀队队长，崔德聚为民军总招待。定于1911年农历十一月初三日（即公历12月22日），夜12时，举火为号，进行武装起义。

在这次筹划起义的领导层中，有三个巩县人：一为敢死队总队长王天杰；二为敢死队队长李鸿绪；另一为民军总招待崔德聚。现将三人的情况简介如下：

王天杰（1886~1911），字超万，巩义站街镇北瑶湾人。幼时聪明好学，后随邑人就读于上海中国公学。时值甲午中日战争之后，清政府割地赔款，卖国求荣，康梁变法，惨遭镇压。在上海求学的王天杰，目睹社会之黑暗，朝政之腐败，每与学友谈话，莫不慷慨激昂、痛哭流涕，恨不能战场杀敌报效国家。他尤为崇尚戊戌烈士谭嗣同，常以谭诗“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自勉。后由沪返豫，立志革命，在开封垣图公司任职期间，常与进步青年，共谋革命大业。

武昌起义后，中国十多万省宣布独立，但河南按兵不动，一切照旧。为发动革命，天杰先后只身奔赴安徽颍州、河南归德（今商丘）等地宣传发动革命，秘密联络仁义会众数千人参加起义。

起义前夕，天杰就任革命敢死队总队长。为夺取革命胜利，他抱定必死信念。起事日近，天杰心潮翻滚，想到家庭父老妻儿当抚，更想到社会黑暗、国家破败、百姓苦不堪言。即致书家中，劝慰亲人自当献身革命，意志之坚，实属少见。通情达理之父母，知其子救国救民心坚意切，遂复函天杰，愿以国事成全。

李鸿绪（1883~1911），又名心镜。巩义市孝义镇人。8岁入塾读书，读书时最能融会贯通，从不夸夸其谈，颇得老师赞誉。1899年，鸿绪15岁赴开封经商数年，这期间正是帝国主义疯狂侵略中国之时，特别是八国联军进入北京，烧杀抢掠，无恶不作。清政府先是借用义和团的力量去抵抗，后又借用外国军

队残杀义和团。他们甚至还捕杀支持义和团反帝的地方官员，更激起李鸿绪铲除清廷、倡导共和之决心。他决心为创建民国而斗争，开始秘密从事反清活动。

辛亥革命爆发时，鸿绪年方 27 岁，那时他血气方刚，心如烈火，决心与清廷决一死战。经同乡王天杰引荐加入革命军，密谋起义，被革命军委任为敢死队队长。当革命军总司令张仲端问其有何感想时，李鸿绪激动地说：“革命没有不流血的，砍头只当风吹帽，掉了脑袋不过碗大个疤，为造共和，死而无憾！”

崔德聚（1883～1911），字怀仁。巩义市孝义镇白沙村人。德聚 7 岁入学读书，备知勤勉。几年后家族败落，因贫困辍学经商。后到开封商铺当学徒，22 岁成了商铺掌柜。他目睹社会之黑暗、国家之危亡。受同盟会开封革命党之影响，参加革命组织“仁义会”，遂把商铺经营的利润，捐作革命军的经费。颇受革命军司令部的称赞。

这次起义是经过周密筹划的。起义设指挥总部，各路武装都有专人负责。约定当月初三午夜，城内城外举火开枪为号，先攻打铁塔寺子弹库，再攻占劝业商场，同时控制藩库官钱局，再占领署衙考场，并拆毁铁路，截断官兵救援。

当日下午，根据总部的命令，城外的红枪会、仁义会的会员们已按原计划向开封进发，驻在禹王台上的炮兵营也将四门火炮移上小高地，真可谓是万事俱备，只欠东风，开封古城处在革命风暴到来的前夜。

但是，革命党还是低估了敌人的狡猾。在革命党筹备起义期间，清廷官府就四处搜集情报，并磨刀霍霍，准备镇压。也是革命党内部保密不严，就在武装起义的烈火即将点燃之即，十一月初三夜，混进革命队伍的奸细张光顺、江玉山二人向清军告密，接着便是清军的大搜捕，革命党猝不及防，有 36 人当夜被捕，其中就有王天杰及首领张仲端等。

十一月初三日，李鸿绪被派出外与驻汴之革命军联络，约定午夜举火为号，立即起义。哪料因奸细告密，城内革命首领张仲端、王天杰、王梦兰均遭逮捕，鸿绪当时一无所知，看约定时间已过，不见点火，知已出事。鸿绪即率领革命军数十同志沿街高呼：“我们是革命军，要推翻清朝统治，解救受苦受难的民众……”当即被清廷巡防营逮捕。另一巩义籍革命志士崔德聚，为响应革命军开封起义之事，率仁义会数百人俟机起事。起义失败，和仁义会首领王梦兰一齐被捕。

王天杰、李鸿绪等被捕后，在敌人法庭上，大义凛然，酷刑之下，宁死不屈，不吐革命机密半字，当法官得知王天杰是革命军敢死队总队长时，当庭问讯：“敢死队欲干何事！”

天杰怒答：“杀尽汉奸，保全同胞，建立共和民国，不幸为汝等所获，惟求速死，以成吾志！”

清吏闻之，恨之入骨，速判速决，于当月初五在开封将王天杰、李鸿绪、崔德聚及其他领导共 11 人杀害。天杰临刑前还高呼：“革命万岁！”“共和万岁！”烈士时年 25 岁。李鸿绪、崔德聚同为 27 岁。

辛亥革命是中国近代史上的一次伟大革命，为推翻中国数千年的封建王朝统治，无数志士仁人抛头颅、洒热血，慷慨就义，杀身成仁，河南辛亥革命烈士就是其中的一部分。1928 年，冯玉祥主豫时，修南关禹王台纪念塔纪念阵亡将士，其中就包括这 11 名烈士。1934 年，刘峙主豫，将葬在禹王台的 11 名烈士墓迁葬于纪念塔东侧，并重新为 11 名烈士撰写了碑文，又将该塔改为“革命先烈纪念塔”。解放后，开封市人民政府将烈士墓妥为修缮；1963 年又将残倒在禹王台柏树林中的 11 名烈士纪念碑重新整修，竖立于烈士墓前。

除以上三人外，巩县在辛亥革命中，还有位烈士阎作霖，一并记录如下：

阎作霖（1887～1913），字润苍，巩义市北山口镇人。

1907 年，阎作霖怀着一腔报国热忱考入开封陆军学校第四期学习军事。在校期间，他目睹清廷昏庸，社会黑暗，民不聊生，从而使他认识到不实行彻底的民主革命，国家无以自主，民族无以自立，人民无以解放。社会的现实，终于迫使他走上了反清的革命道路。

阎作霖入学三年，毕业在即。此时正是袁世凯一面逼清帝退位，一面加紧进攻革命势力，大耍反革命阴谋之时。这时等待毕业典礼的阎作霖返籍待命，接到河南督都张镇芳（袁世凯的表弟、心腹）召集开封陆军四、五期学员到开封参加毕业的命令，作霖与众学员到开封后，又因其他原因，毕业典礼后推，又令学员返籍。

作霖先生返巩后，积极参加兴办新学活动，他带领青少年学生，大破封建迷信，拆神扒庙，兴办新学。应县民推举，阎作霖出任巩县蚕桑学校校长兼县立一小体操教员，颇有声誉。

1912年，先生与众学员奉令入南京第三陆军学校。赴南京途中，闻听革命党领袖黄兴在南京宣布独立，全国又有十多省奋起响应，宣布独立。作霖先生与众学员欣喜若狂。到南京后，经夏述唐介绍，黄兴派路孝忱将学员全部编入讨袁军教导营。

待安定后，部队选派巩县的阎作霖、孟津的杨体锐等六人赴豫、陕，联络革命党刘镇华、张钫、张凤翔及白朗，共同讨伐袁世凯，策动豫西独立。阎作霖等带黄兴致白朗信件与众人返豫。

白朗当时是南阳一带的义军领袖，向往革命，手下有一支强悍的武装，黄兴给白朗写信，是希望他配合当时的河南的讨袁行动。信的内容如下：

自足下倡议鄂、豫之间，豪客影从，志士响应。将来扫清中原，歼灭元凶，足下之丰功伟烈，可以不朽于世。现在东南各省均已宣告独立，江西战胜袁军五次告捷。苏军在徐州与袁军酣战亦获胜利。现在北有蒙警，苏赣又合力进攻，袁军大兵分道南来，内地空虚，乘虚直捣，必获胜利。足下占领鄂豫之间，相机进攻，可以断彼后援（注：原文后右侧又写有“窥取豫州”四字）。若能多毁铁道，使彼进路阻碍，为功实非浅鲜。抑有进者，此次行师，专为讨袁，以谋吾民之幸福，足下餉械，两无接济，当粮所出，又不能不稍取于民间，然必非义不可取。师出以律，无伤地方恶感，使人人晓然于吾辈之举动，实行吊民伐罪之意，则士民乐服，响从者众，而大局有可以挽回矣。现有阎润苍、夏焕三二君进谒台端。希于接见，俾资进行。临风向望不尽欲言，请勋安。

江苏讨袁军总司令黄兴

七月二十七日

这时，张镇芳正按袁世凯的旨意，为扑灭河南革命烈火而忙碌。张向各地派出了军警，特务及其侦缉队，专门侦探白朗的革命活动。

阎作霖返豫来到洛阳后，找到了刘镇华。阎认为，刘镇华与张钫等人在辛亥革命中于潼关起义，积极策应中山先生，促成革命大业，这次一定会大力支持讨袁。哪里知道，刘镇华是个革命的投机分子，他阴险狡诈，面善心狠，在他功成名就之后，竟会背叛革命，暗下毒手。他暗中向袁世凯告密，军警立即暗中跟踪阎作霖、杨体锐。

当阎作霖、杨体锐拜见刘镇华时，刘的高级幕僚任镜湖先生也在场。镜湖先生既是刘镇华的老师，也是阎作霖的老师，一向同情革命，熟知刘镇华的为人，遂暗示阎、杨疾速离洛，以防不测。

阎此时已感到事有凶险，速离洛阳，阎等刚上火车，即见军警拿着照片前来认人。原来是刘镇华为谋取高位，竟将黄兴密信通报袁世凯，袁即令张镇芳派人缉拿阎、杨等人。

阎、杨二人在洛阳火车上被军警查出后，又从阎身上搜出黄兴致白朗的信件，二人遂被押解开封。

张镇芳的爪牙们对阎作霖、杨体锐施以酷刑，作霖等宁死不屈，于1913年8月被杀害。时年26岁。

镇嵩军和刘镇华兄弟

刘镇华是巩县神堤村人，是民国时期河南数一数二的军阀和官僚，在近代史上有一定的地位和影响。他早年投身辛亥革命，靠地方武装镇嵩军起家，利用各派系之间的矛盾，在军阀混战中发迹，由一个普通的清末秀才，成为了一个炙手可热的军阀政客。

一、传说故事

在巩义市河洛镇的邙山头，有一个庄园式建筑，远远望去，楼房高耸，寨墙环绕，碉堡矗立，主宅区的几层院落，错落有致。这就是河南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刘镇华庄园。

站在刘镇华庄园顶部，使人有居高临下、万物皆渺的感觉。近睹远眺，许多千古名胜、人文景观尽收眼底，使人会产生无限的感慨、无边的遐想和无尽的深思。

北边，古老的黄河波涛滚滚，奔流不息。是这条母亲河，孕育了中华民族。对她的崇敬和眷恋，永远是那样的深邃和神秘。

东边，充满神话的河洛汇流处，就是河洛文化的发祥圣地。河图洛书、阴阳八卦谱写出中华民族八千年文明。隔洛河相望，伏羲八卦台，隋唐兴洛仓遗

址，尽在眼中。

向南眺望，嵩岳高耸，诗圣杜甫的诞生地笔架山、唐三彩遗址、停泊过慈禧太后龙船的龙窑等历史古迹历历在目。

西边，邙岭逶迤西来，洛水傍岭东流，大象的故乡洪沟遗址紧邻庄园。著名豫剧大师常香玉的故里近在咫尺。再往西，就是自古被誉为“海内名刹，巩境佳地”的北魏佛教艺术殿堂——巩县石窟寺。继续西行，就是以风水为胜的康百万庄园。



刘镇华庄园（位于河洛镇神北村）

刘镇华，幼名茂业，字雪雅，出生在巩县神堤村的一个小封建官商家庭。

据刘氏家谱记载，刘家先前并非神堤老户，而是明初由山西迁移而来。初时家境贫寒，到了清朝道光年间，刘镇华的高祖父刘凌汉才在科举中考取进士，被放到湖南桑植县、安仁县任知事，后来还任过河南省南阳县教授（即县里管教育的官）。刘凌汉为人正直，为官清廉。在任知事时随身带着老婆孩子，为维持生计，他亲自为老婆买来纺花车，让她纺花卖线贴补家用，最后两袖清风告老还乡。村里有一人向他推荐一块坟地，声称是风水宝地。而刘凌汉却说没钱不能购买。这人说，这块地不要钱送给你，他说那就更不能白要了。

曾祖万寻，同治庚午科举人。祖父新睿，县学生。父维永，字寿山，县庠

生，兄弟六人，余皆钻研经史，唯有他继承父亲经商兼管家政。刘镇华生活在这样一个官、商门第，书香世家，得以幼读私塾，经科举中了秀才。

到了1906年，刘镇华父辈分家，他们家由于儿女多，生活窘迫，过着贫寒的生活。刘镇华的母亲继承上辈传统，常常纺棉织布，以助夫养家糊口。新春佳节，别人都放下手中伙计欢度新年，而她依然手摇纺车，不停劳作，并常常唱着自编的民谣自慰自乐：

人过人的年，咱纺咱的线，俺儿得了第，天天咱过年。

几句粗浅直白的民谣，不仅反映出中国女性任劳任怨的美德，也反映出望子成龙的慈母之心。

刘家由于人多，居住困难，刘镇华的父亲刘寿山，自己动手，挖掘窑洞。在挖窑洞时，意想不到地挖出了一块古青砖，上面写着十六个字：

身披北斗，头顶三台；寿山永远，酉相人来。

说来奇得很，“寿山永远”中的寿山，正与其名字“寿山”巧合。“酉相人来”的酉相，是指十二属相中的酉鸡，又与其属相巧合。

刘寿山得此砖后，认为此庄基是上天早为自家准备好的，是天赐宝地。便将这块砖妥为保存，以为镇宅宝物。后刘家兄弟出人头地，威名大振，都说是吉人天相，风水荫庇。这些传说，有很多附会的地方，但刘镇华、刘茂恩兄弟靠读书掌兵而很快发迹。

二、辛亥革命中的刘镇华

光绪二十七年（1901），清廷玩弄“新政”骗局，准办学堂。河南耆儒李时灿在汲县办“经正书舍”。不仅讲授古经文，并且传授一些新知识。刘镇华从师于李，接触到了一些科举之外的新学问。之后，他在巩县以及豫西等县山区教私塾。年轻时代的刘镇华雄心勃勃，常为居处僻野不得志而发牢骚。1904年，刘镇华弃教考入保定北洋优级师范学堂，因受民族革命思想的影响，时为热血青年的刘镇华，剪掉发辫，从事反清活动，被学校开除。光绪三十二年（1906），清廷为对付日益兴起的资产阶级革命，下诏“仿行立宪”，推行法政教育。借以培养官僚和律师。刘镇华转入北京法政专门学校学习。光绪三十三年（1907），刘弃学回豫，协助李时灿先生在开封创办中州公学，先后担任该校监

学和庶务长，并在当时的河南教育总会任有职务。这时，其父辈分家，由于他家兄妹多，生活异常窘迫，贫困使他对腐败的满清政府极为不满，从而更激发了他的“革命”欲望。由于有刘镇华等一些热血青年的倡导，中州公学“屡有风潮”。1907年，同盟会日本总部派人回国组织河南支部，设秘密机关于中州公学，刘镇华于此时便与学校的进步师生一起加入了同盟会，积极开展反清斗争，并成为骨干。是年初，刘镇华曾奉支部派遣，到保定军事学校联络进步学生张钫等人参加反清斗争，互订密契以通声气。张钫，字伯英，豫西新安县铁门镇人。少时喜马尚武，18岁到陕西父亲任所读书，后以客籍考入陕西陆军学校，毕业后又因成绩优异被保送到保定陆军速成学堂炮科学习，期间在友人的介绍下加入同盟会。这年暑假，他借省亲的机会，到巩县黑石关小学，与等候在那里的河南省同盟会盟友刘镇华、王伯功等人，举行了一次秘密会议，商讨反清大计。正是这次会议，使刘镇华和张钫的关系更加紧密，奠定了他以后和张钫合作的基础，也为秦、豫两省革命力量的联合打下了基础。

1911年10月，武昌起义爆发。10月13日，同盟会河南支部负责人刘纯仁在开封召开秘密会议，谋商响应办法，刘镇华等十余人参加。会议决议：一方面策动新军协统应龙翔发难省城，一方面派人赴豫西联络“绿林”武装，揭竿起兵，“光复洛阳”，作为响应。次日，吴沧州去见应龙翔，见应龙翔胆小怕事，犹豫不决，难成大事，遂与刘纯仁、刘镇华、杨勉斋等四人商定，立即赴豫西行事。15日，众人抵洛，刘镇华以省视学名义在城里活动，刘纯仁等往嵩县说服绿林头目王天纵攻打洛阳。因人泄密，当王天纵率部到洛阳时，清廷已调新军协同周符麟部赶来。几经激战，不能攻克洛阳，只得兵退宜阳。刘镇华受托到嵩县活动其他“绿林”、“竿子”，举旗反清。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丁同升、柴云升、张治公、憨玉琨等绿林好汉决定举旗反清。刘镇华也跟这些人建立了较深厚的个人关系，为他以后建立镇嵩军打下了基础。

武昌起义后，陕西同盟会在西北地区率先响应，以张风翔（huì）、张云山和张钫为首领的起义队伍以雷霆万钧之势，很快占领西安，逼得守城将军文瑞投井自杀。西安光复后，起义军成立复汉军，推举张风翔为大统领。张风翔任命张云山为西路军大都督；任命张钫为东路军大都督，并命他领兵东征攻打豫西。

张钫第一次攻克潼关时，河南同盟会派刘镇华前去接洽。并率各股绿林军四千余人投入张钫军中，协同作战。一开始，张钫以刘镇华不懂军事，只委任他为书记官，办理一般文案事宜。刘镇华认为是小看他，明里暗里经常发牢骚，说是要到华山修道。这些话传到张钫耳朵里，张钫委刘为参议，专办对外交涉事宜。由于这个差事出头露面的时候较多，刘镇华稍表满意。时隔不久，张钫将柴云升、张治公、憨玉琨所部编为三个独立营，任命石言（友蹇）为协统。刘镇华因为没有得到协统的职务而没有得到兵权，非常扫兴，经常向人哭诉不得志。石言得到这个讯息，将协统职位让与刘镇华，刘镇华才变悲为喜。这以后，张钫部与赵倜部在潼关之间进行了你来我往的拉锯战，刘镇华一直参与其间。

1912年元旦，中华民国成立，2月18日，张钫、赵倜签订了停战协议，28日，张钫回西安，指定刘镇华代理潼关都督。另外，刘镇华在河南还兼有河陕汝道道尹之职，虽未到任，但这标志着刘镇华正式步入了军政之途。

袁世凯篡权以后，为解除革命党人之武装，下令裁减军队。陕西革命党人认为革命已经成功，不再需要更多军队，加之地方财力窘迫，无力负担军费，除将陕军编成两个师外，刘镇华从河南带去的绿林豫军就在裁减之列。野心勃勃的刘镇华知道，一旦军权丧失，他将一文不值。所以，他一方面以其部原为绿林，如果遣散必将危及社会治安为由，拖延遣散。一方面用金钱支持亲信王印川、马连樵竞选参、众两院议员，壮大政治势力，以便为自己说话。另一方面，他又利用张钫图谋在河南扩充势力，极力撺掇张钫保其率部归豫。于是，张钫便与张凤翔商量，决定亲自出马，赶赴北京，向大总统袁世凯请示，把这部分即将淘汰的队伍编归到地方部队奇缺的河南。此议被袁世凯认可，得到这一消息，刘镇华喜出望外，立即设法谋取军权。

被陕西裁下来的豫军共三标（团），约三千来人，按规定只能编成一个协（旅）。做好改编计划以后，又开始物色协统一职。

首先考虑到了王天纵。他是张钫、刘镇华在杨山拉杆子时的结义兄弟，出生入死，患难与共，又是张钫亲自带出来参加革命的。但是，王天纵当时已赴北京就职，并任陆军中将，让王天纵做协统显然是不可能的。

再一个是石友蹇，他是豫西绿林军最为推崇的人物，嵩县酒店人，和张治

公、柴云升、憨玉琨是同乡，此人学识渊博，为人豁达，办事干净利落。可自从民国建立后，石友骞意志开始衰退，整天吵着要解甲归田。当张钫找到石友骞商议协统一事时，他是坚决推辞，并向张钫推荐了刘镇华。他认为，刘镇华广学博读，精明干练，而且足智多谋，善于应酬。论他的才智，作协统一职绰绰有余。

此时，又有来自北京的河南名流、资深国会议员王敬芳的推荐信，再加上河南都督府秘书官李民修的保举，征得豫督张镇芳的同意后，刘镇华便在众人的扶持下，登上了协统的宝座。

得到这个职位以后，刘镇华就召集石友骞、蒋峨、邢润斋、冉信甫一带文人谋士共同商议，首先确定的就是交给河南的这支队伍的名字。经过一番讨论，大家一致认为，中岳嵩山既是河南的象征，又在豫西境内，这支队伍回省的主要任务是清剿土匪，镇压暴乱，且又驻扎在嵩山附近，故取名“镇嵩军”较为适宜。

刘镇华走马上任的第一天，就任命石友骞为参议，任镜湖为执法官，并把军队按三三制编为十个营，其中六个步兵营，分两标：柴云升为第一标统，张治公为第二标统。三个骑兵营为第三标，憨玉琨为标统。另有一营炮兵，直属协部，管代（营长）武衍周。同时聘请朱宾阳、邢润斋、冉信甫三名德高望重的知识分子任一、二、三标师爷。

由于张钫的保荐和马连樵的活动，加上河南地方武装力量相对薄弱，刘镇华从袁世凯手里弄到了豫西观察使和豫西剿匪总司令的头衔，带军队回到了豫西，辖22个县。其后，通过李时灿的引荐，刘镇华晋见豫督张镇芳，张镇芳将刘部改编，定名为镇嵩军，由刘任统领，柴云升、张治公、憨玉琨任分统。改编过程中，刘镇华用封官许愿的办法，使前往改编的吴沧州等人将其不足三千人的兵额以四千余人上报，冒领军饷，扩充军队。

镇嵩军分赴河南府陕州和汝州。柴云升的第一标驻扎嵩县、卢氏、灵宝一带。张治公的第二标负责清剿洛阳和伊阳（汝阳）、宝丰、鲁山、郏县一带的土匪。憨玉琨的第三标驻宜阳、洛宁、渑池、新安一带。刘镇华则把总部设在龙门山南十余里的军事要地彭婆镇。

经过一个多月的剿匪战斗，豫西匪患得到平定，镇嵩军在捷报声中得到了

河南当局的重赏与重视，刘镇华踌躇满志，把协部迁到洛阳。令柴云升、张治公、憨玉琨把各标部移至就近的县城之中，其军阀事业从此发轫。

三、军阀混战中的刘镇华

刘镇华时常对人讲，要成为一个大人物，身后非跟一群屈死鬼不可。他继承了曾国藩的屠夫哲学，“日以杀人为业”，开始了他的政治生涯。

袁世凯为了加强独裁统治，1913年3月，派人刺杀了同盟会负责人宋教仁，彻底暴露了他奸诈凶狠的面目。七月，“二次革命”爆发，黄兴派讨袁军教官营豫籍战士杨体锐等六人携其亲笔信回豫赴陕联络刘镇华、张钫共同反袁。杨体锐先于巩县刘镇华的家中见了刘，并出示了黄兴的信函。刘镇华在革命和保官中间选择了保官，他一面与杨体锐虚于委蛇，一面密报张镇芳。然后派兵抓捕杨体锐，押解开封。结果，六位讨袁战士全部被杀害。从此，刘镇华背叛国民革命，投向反动一方。

1913年年初，豫西人民在白朗领导下的反袁武装斗争声势渐大。奉袁世凯的命令，刘镇华（此时已授陆军少将）率镇嵩军配合老毅军赵倜等对起义军进行残酷镇压。次年7月底，白朗在与田霖军战斗中负伤，不久牺牲，被埋在一个石头垛里。因叛徒告密，刘令掘尸枭首，冒功邀赏，被袁授为陆军中将，给勋五位，赏洋10万元，通报各省。至此，刘镇华在全国崭露头角，镇嵩军也完全变成了刘镇华手中进行权力争夺的工具。

1915年，袁世凯称帝，遭全国唾骂，护国战争爆发。丁同升回豫陕联络反袁，被刘镇华杀于潼关；张钫由天津回河南劝赵倜独立，被刘镇华出卖，下狱两年。为了往上爬，刘镇华不惜卖友求荣，以示对袁世凯效忠。甚至到了1918年，刘镇华在担任陕西省省长后，还派民政厅厅长祝鸿元到河南祭奠袁世凯丧命两周年。

袁世凯死后，北洋军阀分裂成皖、直两大派系，加上各地其他军阀，中国社会进入了军阀混战时期。

皖系执政，刘镇华通过众议院议员、其业师王敬芳和密友胡汝麟的关系，投到段祺瑞的门下，成为安福系一员。段出卖国家政权，以换取日本帝国主义的支持，民怨沸腾。1918年，陕西民军响应孙中山“护法”的号召，组织靖国

军，展开驱逐安福系陕督兼省长陈述藩的斗争。2月，靖国军围长安，陈述藩岌岌可危，急电刘镇华驰援。早已不甘蛰伏豫西一隅的刘镇华，认为这是高升的好机会，便以师出无名，须以自己任省长为出兵条件。生死攸关之际，陈述藩只得无奈答应。3月23日，段内阁任刘镇华为陕西省省长，刘镇华帅镇嵩军入陕援陈就职。

从1918年到1925年，刘任陕西省长七年，对陕西人民犯下了无数罪恶。经济上，罗雀掘鼠，刻意盘剥；“寓禁于征，大开烟禁”，亩收变价银“十三元三角，即不种者仍须照纳变价。凡种麦棉者，每地十亩派烟款一亩，每县竟有派七八十万至百万或超过百二三十万者”；“盐务保运”，年收“保险费”200余万元；预征田赋至1928年。政治上，实行反动的军阀统治。五四运动中，诬进步书刊“宣传共产逆说”，“一律查禁”，颁布《治安警察法》，禁止人们集会、结社；制定《区治村治章程》，使陕“乡村自治”发展到顶峰。军事上，“滥增军额，扩张势力”。镇嵩军入陕时三路三千余人，1922年发展到七路，1925年发展到四个师，数个混成旅，共十多万。文化教育上，“擅提基金”，使陕西学校停办两年多。教职工薪金无着，多次掀起罢教索薪斗争。行政上，“滥用私人，朋比为奸”，“陕省政府政务厅长郭涵，禁烟总局坐办孙凌铤，财政厅长兼富秦银号总经理梁文渊，西安卫戍司令韩凤楼，陕人谓之‘四凶’”，然皆刘之“密友至戚”；大凡“肥缺”职位，莫不为刘亲信故旧把持。所以，在刘镇华统治下的陕西“十室九空。眼见昔称殷实之家，今则菽水不给；向为膏粱之户，今则糟糠未有；至若极贫次贫之家”，“何堪设想”。

但是，为维持其统治地位，攫取更大权力，刘镇华始终兼任镇嵩军总司令，不顾人民死活，穷兵黩武，每次大的军阀战争，他几乎都参与了。

1920年直皖战争，刘镇华借口保卫桑梓师出潼关，欲夺河南，然皖系迅速败北，直系责问，扫兴而归。次年，直系西进，刘镇华首鼠两端，一边支持陈述藩拥兵反抗，一边与直系联络，欢迎其入陕。及陈述藩兵败，他不仅保住了省长的桂冠，且与冯玉祥互换兰谱，成为直系一员。

1922年4月，第一次直奉之战后，冯玉祥奉调出关，刘镇华兼陕西督军，集军政大权于一身。6月，公布其《新行政计划》，在陕建立起他独家的统治秩序。

刘镇华独掌陕西军政大权后，得陇望蜀，野心日炽，多次贿赂吴佩孚，谋取陕甘巡阅使之职。其部下憨玉琨、张治公等，也对陕西省的督军、省长职位心存觊觎。镇嵩军内部分裂，刘镇华地位不稳。1924年9月，直奉战争再起，曹琨委任刘镇华为陕甘后方筹备总司令，刘镇华认为是解决内部矛盾和向外扩张的好机会。他一边派张治公率师北上参战助直系，一边令憨玉琨领兵乘虚入豫，夺取河南督军之职权。不料冯玉祥“首都革命”，国民二军迅速南下，胡景翼任河南督办，刘镇华、憨玉琨计划功败垂成。慑于国民军实力强大，憨玉琨军不得不暂退郑州以西。

这时，国共第一次合作，南北革命形势大好，冯玉祥多次邀孙中山北上，国民会议运动蓬勃开展。但是，段祺瑞抢在孙中山前就任临时执政府执政，用“善后会议”对抗国民会议运动，革命与反革命继续进行着较量。

长于权谋之术的刘镇华，从1924年10月到1925年3月，耍尽了两面三刀的手法，起初，他一面“迭电北京”，“表明和平态度”，颇得国民军好感；一面以陕甘巡阅使的名义与洛阳吴佩孚信使来往，暗中勾结；同时，他又派代表与山西阎锡山、甘肃陆洪涛密订《合作八条》，共同抵御国民军。后来，他一面接待孙中山先生派往陕西宣传国民会议旨意的代表屈武等，表示拥护三民主义，赞成国民会议运动；一面充任“善后会议”会员，认筹“善后会议”经费5万元。后来，为了自保，他一面通电拥段劝吴下野，一面指示憨玉琨等：“段可捧，吴不能背，冯胡要讨”，待机而动。这一切，活现出刘镇华夤缘附会、投机取巧的狡猾嘴脸。然而，退处豫西的憨玉琨为未能捞到河南督军而十分恼火，1925年2月，迫不及待地挑起了与胡景翼争夺河南的憨胡之战。刘镇华感到唇亡齿寒，不得已叫吴新田暂代陕西督办，出关援憨，扬言要“统一中原，解决时局”。¹结果，3月21日，兵败陕州，刘镇华逃过黄河，寄居运城；憨玉败走嵩县，服毒自杀；柴云升、张治公率残部窜逃陕南。

但是，刘镇华并没有因失败而灰心，而是频繁活动，以图死灰复燃。兵败当天，刘即致电段祺瑞引咎辞职。次日，委任柴云升、张治公为镇嵩军正、副司令，自己下野。又致电冯玉祥“颇思由晋赴张家口居住”。26日，致电段祺瑞保吴新田为陕西督办、柴云升为帮办，为其复辟预铺道路。4月10日，胡景翼病故，刘镇华觉得有机可乘，又致电冯玉祥，佯称“偶抱微恙，不能就道”。规

划回陕，蠢蠢欲动。但陕甘军阀落井下石，堵其归路。憨玉琨自杀消息落实，失去军事力量。刘镇华只得放弃马上回陕的计划，展开新的阴谋活动。他首先奔赴太原，同阎锡山“迭次深夜密谈”对付国民军的办法。这时，王敬芳、胡汝麟派人持函相请，愿为其在执政府中谋一位置。刘镇华一口回绝，说：“现在有人找我们说话，还不是因为我们有这几支枪！一旦丢掉这几支枪，恐怕我们去找人家，人家也不会理睬我们的。”5月14日，刘镇华由山西到天津，“与各方来往十分活跃”，尤同张学良“过从甚密”。15日赴奉天，与张作霖密谈西北形势“颇为详尽”，张态度“甚为和蔼”，并分谒奉系要人。19日返津，“极力向某方活动，并不露有丝毫消极态度”。26日抵京晤段，“密谈陕事及陕军收束办法”。28日方返津寓所。同时，他密切注视着陕南镇嵩军的活动。至秋，柴云升、张治公派人请刘镇华归队。刘取道水路，于汉口晤肖耀南。奔岳阳，同吴佩孚“一齐走下兵舰，屏绝侍从，携手上山，到林壑深处，密谈数小时之久”。两天后返汉，本拟稍作勾留，即赴陕南安康，岳维峻突自开封电告肖耀南，为刘“在汉大肆活动，将影响地方秩序，请予逮捕”。肖密告刘镇华，刘镇华旋即赴上海，不久微服过汉，安抵陕南。未几，肖耀南通电拥吴“出山，共定国难”。10月21日，吴佩孚在武汉就任“十四省讨贼联军总司令”，内定刘镇华为陕甘讨贼联军总司令，借全国“反奉倒段”运动，开始所谓的“讨奉战争”。这时，刘镇华又要一招，他让张治公顶其陕甘讨贼总司令之名，通电拥吴讨奉，自己则隐姓埋名，潜行匿踪，整军备武，等待时机。12月，郭松龄倒戈反奉，国民军占领天津。31日，吴佩孚“息兵尊法”，遂与张作霖结盟。至此，刘始行露面。1926年1月初，他致电吴佩孚，“倍致颠倒之意”，并出兵陕南，径取豫西，攻占潼关，重据陕州。与此同时，奉天的张作霖进攻北京，山西的阎锡山出兵娘子关，武汉的吴佩孚沿京汉线北上，直鲁联军攻豫东，对国民军形成合围之势。3月16日，国民二军退至陕州，被刘截击，岳维峻蹈刘覆辙。显而易见，刘是联络各旧军阀围攻国民军的牵线人和策划者，而后来的直奉联合绝非突然，而是蓄谋已久。怪不得吴佩孚在岳阳会见刘镇华之后对人说：“十个张福来，不抵一个刘镇华。”

3月29日，刘镇华被吴佩孚明令为陕甘联军总司令。刘为“合秦豫为一家，图西北之发展”，卷土重来，上演了围攻西安长达八个月的中国现代史上最大的